

「线」的当下独白

■ 尚辉

当机械或数字图像成为当下社会的日常视觉经验时,“线”作为人类绘画最基本的表现形态,似乎被视觉机器的高速研发而吞没消蚀了。呈现在镜头或屏幕上的图像,以光斑像素为成像基点,而绘画则是人手借助对视觉感知的描绘,“线”成为绘画成像的基本元素。虽然“线”也可看作是光斑像素的移动,但“线”的本质则在于能够直呈人手对裸眼视觉感知的神经反射,从而决定了其能够对人之情愫、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直接表白——线形即心象。

就此而言,以“线”为基本元素的绘画,也从本质上鉴别了其机械或数字图像的天壤差异。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专业画家而言,这种神经反射无不体现了其所具备的或素描造型或写意白描的修养与锤炼,更深层次地讲,这种反射则敏锐地体现了画家对某些形象赋予的精神情感价值。

“线的独白”——陈孟昕线描采风写生研究展近日在岭南美术馆举办。展览以“线的独白”为名,以“线”为艺术灵魂,以“写生”为实践脉络,不仅集中展示了中国工笔画学会会长陈孟昕的艺术精品,更系统呈现了其数十年来立足传统、探



妯娌俩(国画) 73×50厘米 2025年



布依族百岁老人(国画) 73×50厘米 2025年



丽江古城纳西族姑娘(国画) 73×50厘米 2025年

索创新的思考轨迹。

陈孟昕的这些纸本写生,纯粹以“线”立形写意,是对缤纷杂乱的视觉世界的高度提纯,也体现了素描造型与写意白描的专业性结构在其创作中的自然化合及个性创造。一方面,这些人物形象以写生而形成直觉的造型感知。写生要解决的是对这个独特对象的形象刻画,力避程式和概念,这是孟昕笔下写生人物最鲜活的情感存在。缘于此,创作者的扎实塑造功底处处显现——线入木三分,既在于能够精准提炼现场人物的神情、姿态及氛围,也在于适度强化人物造型之“形”与“体”的关系,“形”的精准生动来自对空间这“体”的认知与表现。因而,这些即使只是“线”的形,却仍具备“体积”与“空间”的意味。许多看似未画出的人物解剖、结构,尤其是他对人物形象某些部位的理想化再造,却实际都隐含在线形之内,这是素描造型最宝贵的审美品质。

另一方面,他的这些“线”用得很有节制。线虽可随意勾画,但他却惜线如金。他对线的节省,意味着对形象认知的高度提纯。能用一线,绝不复笔。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奢侈地用线,其奢华之处,恰恰在于无中生有,由此强化线本身在平面上形成的结构意识。如,人们常说的“虚与实”“紧与松”“疏与密”等对立性审美结构,而这方面的专业性,则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修养。“线”的美并不完全是立形,更关键的是如何生发“无”中的线,来表达虚空的美妙意境。这是中国文化最高级的审美自觉。创作者对线的节省,固然体现了一种耐看性,而更耐咀嚼的则是其对介于硬与软之间的笔性美



怒族鲜花节·生活如歌(工笔画) 2020年 陈孟昕

感追求,或流畅,或凝滞,或疾行,或舒缓,或钩趯,或掠撇,由此将中国画白描的诸种笔法融入“线”的绘写之中,从而贯通了中国画笔墨灵魂的骨感与气韵。

“独白”无疑是面对自我的内心道白,而“线的独白”则显然追问了图像时代绘画元语言——“线”的绘画价值。在繁复驳杂的图像世界,它还能否真诚地袒露人类心灵

世界的声音? 这个展览虽小,画面亦相当简朴,但与孟昕自己工笔人物画的繁复、变幻、诡谲却形成相反的视觉图式,这些洗练、简洁、爽利和俊逸的线,却更加能够让人们感受到他在面对写生对象时所涌动的激情与节制,这两种心理状态的交织也揭示了他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作者为中国美协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

古人读书,不挑地

■ 张婷



饮酒读书图(国画) 100.8×49.4厘米 明 陈洪绶 上海博物馆藏

如今,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城市书房遍地开花,读书活动接连不断,全社会都在倡导捧卷静心、与书香相伴。阅读这件事,从来不在环境多优越、条件多完备,而在内心是否愿意沉下心来。明代吴伟《树下读书图》、陈洪绶《饮酒读书图》,两幅经典作品用生动的画面告诉今人,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场景都能与书相逢。

吴伟《树下读书图》描绘的是一派清朗自然的林间闲读景象。画面之中,一位文士趁着放牧间隙,斜倚着牛背席坐树下,卸下劳作的疲惫,独捧起书卷,全然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他姿态放松、神情安然,与山野清风相伴,同草木光影相融,在简单的环境里收获富足的精神安宁。

画面的远景,是淡墨晕染的山峦,轮廓朦胧,如在轻烟薄雾之中,为这片郊野添了几分悠远。几只飞燕掠空而过,为静谧的场景添上一抹灵动生机。吴伟用笔洒脱劲健,线条清朗利落,将文人寄情书卷、自在从容的状态描摹得真切动人。画中景象似在诉说,心若安处,一木一石,皆是读书佳境。

陈洪绶所绘的《饮酒读书图》则是一幅承载着文人风骨的作品。此画作于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是画

家南归途中在舟中完成的。画作打破了传统四平八稳的构图,以极具张力的斜向布局铺陈画面,笔墨简练,却将高士“痛饮读骚”的孤高刻画得入木三分。

画面中,一位身着红衣的高士坐于桌案前,一手举杯浅酌,一手轻按案几,目光沉沉地落在摊开的书卷上,仿佛正与书中文字共鸣。案几之上,瓶中插着梅竹,一炉清烟、一壶清茶,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清雅的文人意趣。陈洪绶的线条古拙奇崛,人物神态刻画尤为传神,高士眉宇间既有饮酒的疏狂,又有读书的沉静,将乱世之中文人借书卷与酒,安放内心的家国情怀与高洁气节表现得淋漓尽致。整幅画着墨不多,却气韵高古,意境悠远,再加上后世孔尚任、翁方纲等名家的题跋加持,更显厚重深远。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古人读书,无论是树下的随性,还是酒边的沉静,皆是心无旁骛。他们把阅读当作日常,在文字中安放身心、滋养精神。就像古画中所传递的,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克服浮躁之气、守住内心的沉静,拿起一本书,便能在笔墨间遇见更好的自己,让书香浸润日常,让千年文脉在当下流淌。



树下读书图(国画) 明 吴伟 故宫博物院藏

由瞬间到永恒

——十位艺术家串起的百年视觉史

■ 本报记者 李百灵



百年一刻+展览场景

4月4日,北京偏锋画廊20周年纪念展之一“百年一刻”群展开幕。十位跨越近百年的艺术家——王式廓、董希文、沙耜、李骆公、汤小铭、尚扬、倪军、尹朝阳、马轲、宋琨——以各自笔下“那一刻”,串联起一部浓缩的视觉史。展览回望历史,审视当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偏锋画廊主理人、此次展览策展人王新友表示,参展的10位艺术家来自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共同的民族记忆下,凸显出丰富的地域文化差异,身处不同的生长年代却在一个展览中有着惊人的传承与交融,他们是时代的游走者与在场者,都在做着同一件事:用自己的眼睛和拿画笔的手,捕捉下自己经历的那个“一刻”。“这个‘一刻’是由瞬间变成永恒的一刻,是艺术家勤奋劳作时饱含深情的印记,更是这个时代留给历史的视觉痕迹。此次展览是我们向他们为代表的视觉思想家的致敬。”王新友说。

中国艺术家经过持续不断地艺术探索,在缓慢而精巧地把油画和版画等外来艺术形式转化为自己的艺术工具和语言之后,已然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体艺术面貌,这个过程本身,既是一场漫长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又是20世纪中国剧烈变革的真实写照。雅昌艺术网&艺术头条主编裴刚表示,此次展览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给出一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答案,而是呈现了多重现实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刻被“不同的艺术之眼与艺术之手所凝固”。



王式廓《毛主席在安西》



董希文《开国大典》



沙耜《播种》



李骆公《静物》

如王式廓、董希文把翻身得解放的若干典型时刻用绘画概括了出来,成为了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沙耜、李骆公在青年时期游走欧洲和日本,回国后从更广阔的视角思索中国的民族性与其他民族美术语言的融合问题,从而在中国美术材料的原有基础上拓展出别具一格的独创能力,为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带来狂野而清新的活力。

以汤小铭为代表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艺术家为物象塑造了坚韧而乐观的面孔与体魄;年逾80的尚扬,创作了大量的巨幅尺寸的作品,他还带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进入绘画新语言的多样探索过程中。“60后”和“70后”艺术家倪军、尹朝阳和马轲生活在物质充裕、生活便利的时期,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大地与欧美多城,丰富的阅历为其创作赋予独到的意味与崭新的美学养分;宋琨对新人类的思辨与拆解游刃有余。“这次展览中的每位艺术家,都深知

捕捉那个‘一刻’的紧要性,也清楚他们在百年光阴的一瞬中,何以抓住永恒、何以去适时地添加一份自己的力量。”王新友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李彦辰表示,“百年一刻”展览试图通过汇集20世纪以来几代优秀艺术家不同风格的作品,探讨不同时代艺术家面对时代风潮时艺术选择的异同、艺术创作中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对艺术精神的传承。“从表面看,每位艺术家的作品风格面貌差异显著,但在深层之中,他们之间有着颇多跨时代的传承关系,在作品面貌变化的表象之下,也有着对于艺术和真理表达的不变追求。艺术家往往站在时代潮头,最早感知时代脉搏、表现时代独特的气息,这种可贵的艺术精神,值得总结和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的回望。这次展览是一次大胆而富有实验性的尝试,也是业界对于历史认知的鲜活思考。”李彦辰说。